東華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七

洲源蔣良騏千之纂

雍正三年正月

上諭禮部前僧人宏素處稱有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製序文昨日齎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書寫錯誤甚不可解朕在藩邸時因與栢林寺相近間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為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寄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宣化薊州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于朕聲名大有

關係尔部不可不嚴禁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尚有未繳者尔部嚴行各省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有隱匿定行治罪　六月革年羹堯子年富年興職及隆科多子玉柱職　吏部等衙門遵　旨公閱年羹堯奏摺蒐輯年羹堯受皇上莫大之恩乃狂妄悖逆罪大弥天為天地所必誅臣民所共憤請鎖拿來京嚴審正法　旨俟年羹堯回奏到請旨

上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察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冤屈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

當經補用數員朕爲天下主一夫不獲尙廑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在受寃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秉公體恤屬員今年羹堯參金南瑛等皆屬誣枉蔡保參汀州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爲人法海參湖州知府曹掄彬情罪未協恐此外尙有寃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寃抑被參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由核實具奏其並無寃抑實有罪衍恐混行具呈者重治其罪

命御門聽政日派翰林編檢四員侍班

七月近年羹堯恩賞冒濫補服黃帶雙眼翎紫轡等物

及　硃批摺奏諭令撤大將軍革職授閑散章京在杭州

効力　內閣詹事九卿科道等合詞參奏年羹堯受

聖祖仁皇帝豢養深恩又蒙

皇上殊恩異數不思公忠為國貪婪成性驕横居心顛倒

官常草菅民命按其罪狀罄竹難書幸

聖恩不即加誅令其回奏仍復怙惡不悛更肆欺罔請亟

罷斥立正典刑得

旨年羹堯為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即宜治罪

其青海之功尚欲委曲保全罷其總督授為杭州將軍令
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思事敗露不料其罔悖逆之罪至
于此極使更加寬宥將來何以示懲此奏乃在廷公論而
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令將軍督
撫提鎮各抒已見入奏　山西撫伊都立參奏貝子允禟
護衛烏雅圖等在平定州毆打生員請按律治罪得
旨此事前諾岷未奏經朕降旨詢問始行題參內有李大
成乃允禟家下為首緊要太監諾岷豈為脫卸大員朕以
伊都立止據諾岷所寄具奏疏忽殊甚著將李大成提督

實情具奏至于允禩自來結納黨援不守本分且品行乖
劣居心妄自尊大又伊攜帶數萬金前往西寧買結人心
地方俱稱九王爺伊不過一貝子耳安得僭稱王允禟著
革去貝子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如仍有擅稱允禟為九
王爺者從重治罪　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年羹堯不忠不
法請立正典刑時羹堯疏辨維鈞所劾皆不實部議維鈞
素與羹堯交結往來雖陽為參劾實陰圖開脫詐僞顯然
尋查抄年羹堯保定所置家貲維鈞匿不詳奏
上諭曰朕本欲開一面之網保全尔之生命無如尔自執

迷亦末如之何矣又

論曰李維鈞居心陰詐陽順陰違如保定城內現有年羮

堯私置家產藏留財物伊並不參奏迨朕降旨令査具摺

倘故作猶豫之狀希圖延挨俾得隱匿着馬賽蔡珽同往

保定詳察奸欺黨惡實情卽將李維鈞拏問　戶部左侍

郞蔣廷錫疏言濟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

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泗洸沂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

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

天井魯橋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也曰

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及遇旱者禁又濟兗二府為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為濬導則散漫砂礫間者隨地湧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賚銀米歲終冊報即為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滙為湖十五各建長隄設斗門為減水閘以時啟閉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涸則啟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柜其後居民墾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塞低窪多生葑草積沙處高與漕河隄等請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柜之法即挑出之土築堤以束水

柜每湖開支湖以承諸泉之入盐諸湖水之流後建閘以時減放庶幾蓄洩得宜一日嚴築壩開壩日期按漕政考山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壩遏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水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壩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十月望前庶河冰未合便于施工開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濟運商船皆利一日修築坎河攔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于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石壩于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為時

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之入湖閘雖歲有修築但恐時入頹廢萬一汶水北注被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壩以爲蓄洩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携儀器與圖同總河齊蘇勒巡撫陳世倌勘履應如廷錫奏　旨下九卿議行　七月大學士白潢以病乞解任允之先是江西南昌吉安撫州饒州四府有落地稅銀千三百餘兩各以大使征收白潢任

巡撫時以官役費浮于稅不免苛征將四處稅銀停征巡
撫司道公捐銀代完造商民名冊報部稅大使無職掌仍
舊設立後任相沿未奏至是江西巡撫汪漋奏其事並請
裁汰大使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項稅銀不應征收則自漬當奏請于
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應征則當令商民完納何得
公捐完課曲示私恩假此沽名邀譽豈人臣事君之道至
汪漋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
冀朕批示亦等同九卿詢問回奏尋奏白潢沽取虛名擅

變舊例應嚴議處汪灝妄奏察議部議灝革職灝降調課稅照舊征收稅大使不得于額外勒索從之　山東巡撫陳世倌奏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內從之　八月革直隸總督李維鈞職命賠修天津倉廒俟工竣之日刑部按律治罪　雲南撫楊名時疏言滇省白井河邊出沙滷餘鹽每年可收百萬斤向係分地行銷今所收日增仍須分行查問化一府生聚日繁兼有鎮兵駐劄額鹽不敷且去白井遠幾千里應將易門縣原銷阿陋井鹽撥歸開化府添銷易門縣就近改食白井多出之鹽仍照原價每百

斤一兩六錢一轉移間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又雲南尋設提舉司三員除事簡之缺不議外其黑白二井是關緊要缺出應揀選保題至於沙阿迎二井離省遙遠井口較多大使亦應揀調再各井俱有龍神廟昔年吳逆在滇滷水變淡彼雖加封杳然罔念今則龍神効靈滷脉洋溢而神號尚仍吳逆舊封大非體統請將新舊各井龍神俱加勅封字樣以肅觀瞻并下部議行　九月靖逆將軍富寧安奏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爾庫爾等處兵丁應行撤回請將吐魯番等處所有護軍西安前鋒于

八月初二日自巴爾庫爾起程其各路綠旗兵俱交提督路振聲領同從之　授朱軾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上命偕怡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事務　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奏所有喀喇沁土默特及歸化城之土默特兵丁俱各令帶回原處臣由鄂爾圖齊果爾起程帶領京城官兵赴京報聞　十月提督年羹堯來京　雲督高其倬以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太和浪穹二縣土軍丁賦係明嘉靖萬歷間因夷人作亂暫撥民人協防隨立太和所鳳梧所名目每丁徵銀一兩伊等既納民賦于

木猶久愉再賊于防所相仍未革疏請嚴除尤之　山東巡撫陳世倌遵　旨會議沿海防衛五事一併處砲台應設應撤衛處應另建堅實一弥盜莫有保甲應飭文武協力嚴查一窩家應摉變其產賠贓并着落隣保查察舉首得實獎之徇隱枷責一文武官皆有弭盜之責胥役造賊玩汛汛兵不即協拿以政疎脫應按盜賊名數議處一分遣標員遊巡倘不竭力捕賊分別叅處部議如所請行

十一月宗人府遵　旨議奏允禩心懷奸惡市恩惑衆應革親王佐領上從寬免　十二月定內閣侍讀學士翰

林院講讀學士爲從四品翰林院侍讀侍講爲從五品從
內閣學士班第請也　直省督撫提鎭等陸續疏劾年羹
堯欺罔貪黷大逆不道即請明正典刑下部知之　宗人
府劾奏多羅郡王允禵前任大將軍任內任意妄爲苦累
兵丁侵擾地方靡費帑項得
旨允禵降固山貝子　議政王大臣刑部等題奏年羹堯
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將硃批
諭旨輒敢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
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

子甲二十八箭簇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僞造

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邠陽鹽梟致死良

民八百有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

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驗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

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好

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勲名姓

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

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

寧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册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

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穿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擅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坐當會府龍牌正坐一用鵝黃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一擅用黃包袱官員餽送曰恭敬一與屬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一縱伊子穿四團龍補服一受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蓋橋市肆俱令閉戶一箭令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砲令箭將須發令箭繳壞一賞賚動至千

萬挺鎮叩頭謝恩其征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陜
西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
不許同城巡撫放砲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為妾一
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
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
衣與司道提鎮等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
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党沈竹戴鐸等懷
欺惑眾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
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乾朝惕其專擅之罪六違

築邻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令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二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自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屬伹督李維鈞勒凊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大猷虧項𣐈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粮實册不先咨晋撫諾岷欲令遲悞致罪一侚書辦奇至軍營㑹辦粮餉凊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遲悞軍需一揑參夔州府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人命一欲令李維鈞爲

巡撫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
其殘忍之罪四一郃陽鹽梟案中故勦良民馬術頭至死
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刼金南瑛等七人急欲出缺與私
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
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
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
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經榮銀兩一
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偏置私人私行搉茶一私
佔咸寧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古玩

一索屬員傳澤渥賜不據實劾將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劾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欒廷芳賄奏隨往陝西一掠各番衣物為已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銀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西寧等處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脚價入己一侵用各員並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根

規入已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已一侵用河東鹽政盈

餘入已一西安米萬石米運至西寧賣銷運費入已一寧

夏谷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已一侵用城工

餘銀入已一抄沒塔兒寺硼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已

一侵用紀運韶等捐解銀入已一斫卓子山木植入已共

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欵供狀明白律應

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

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

奴

上念青海功令自裁子年富立斬其十五以上之子孫發
極邊烟瘴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陸續發遣
不赦不許為官有匿其子孫者以党叛論其父太傅一等
公年遐齡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年希堯俱加恩革職
免罪抄沒家貲現銀五十萬兩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俱
革職鄒魯立斬親兄子姪發黑龍江披甲人為奴　於是
就獄中傳
上諭年羹堯曰歷觀書史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敢
露之先尚皆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

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尔實心爲國

盡去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

于心忍爲之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

于八月進兵尔故意遲延及嚴催然後進勦孤軍冒險幾

至失机又如尔命阿喇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

可行之路豈非欲陷阿喇納乎又如尔令富寧安將駱駝

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尔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

陷富寧安乎又如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尔令舍近就遠

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粮不濟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

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兒戲借快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干不應造臣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邊机加此卓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讞卽就所議九十二欵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爲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 又

諭曰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致不但素不聽從向來視爲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職免罪　刑部尚書勵廷儀疏言監禁宜分内外内監以居重要人犯外監以居偷竊輕犯並詞訟案内聽審之人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亦不致有串供教唆等弊部議從之　刑部等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

照大不敬律斬決

旨汪景祺作詩譏訕

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定擬立斬

具奏姑從其請著立斬梟示妻孥分別發遣　授楊名時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上以名時洩漏密摺停其摺奏有事仍着具本至是疏言邊方事宜有須繕摺恭請裁示者今　恩宥前愆仍具摺奏

上以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應仍准其摺奏　怡親王朱軾合疏言直隸之水會天津達海北來為白河南來為衛河淀河貫乎其間惟白河安瀾無患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合東下德棣滄景滄州南有磚河

青縣南有興濟河乃減衛水故道今河形磚石尚存請照
舊疏通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權家口亦宜
築壩減水至白塘口入海處舊有石磚二座磚河興濟河
之委宜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澇則開放不惟殺運
河之漲而河東積潦亦得稍洩再東西二淀跨雄縣壩州
等十餘州縣畿南六十餘河水會于西淀經壩州之苑家
口會河同合于牙永定二河水為東淀蓋羣水所瀦也近
諸淀淤塞旁溢為患故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尚能
存水者均宜疏濬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為田

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以達于河于淀疏淀內河身為衆流之綱周淀舊有堤岸應加高厚無堤者量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為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七里現有石橋八應加高擱並于易陽橋南添木橋一塘身高五六尺范家口北新開中停河近復淤宜疏濬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為十望河舊道宜開張清口入中停河會蘇橋三岔河以達東淀子牙永淀二河以淀為歸子牙為滹漳下水河濁二滏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經廣平正定向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

月河皆分子牙之流趨淀今宜尋故道決分以殺其勢永定河俗名渾河水濁泥淤遷徙無定宜去淤以復故道二河口俱在東淀之西故淀常淤塞前奉 諭旨令引渾河別出一道誠經久之計今自柳叉口引渾河稍北繞王慶坨東北入淀約束子牙之西流合爲一河使永定子牙二河分道而東于淀內築河堤河定自淀庶涸流不爲患至高陽河宜疏故道新安之三台村宜開新河及各處堤岸均宜以時興工再京東之灤薊天津京南之文其任邱新安等處宜各設營田專管官經理並請揀發人員委用得

旨處斬下部議速行

雍正四年正月

上諭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允禟蘇努吳爾古結党搆逆靡惡不爲四人着革去黄帶子並除去宗人府名字尋革允禩妻福金休回娘家　刑部等議奏隆科多挾勢婪贓罪擬斬決　旨革吏部尚書令其料理阿爾泰等路邊防事務　二月合將允禩圈禁高墻　怡親王朱軾合疏請分直隷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

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永道兼管苑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緣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俻用其同知以下各員俱于河員内選補下部議均如所議遵行　大學士朱軾丁母憂

上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爷氏壼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

示眷懷着江西巡撫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侯朱軾抵家讀文致祭一次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着馳驛回籍又

諭曰朱軾事母至孝今伊母病故哀痛必切但伊母年已八十餘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正當節哀抑慟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着再賞銀二千兩爲伊葬喪同籍費用守孝百日後即來京辦事軾奏謝乞終制

上允解任仍以理畿輔水利事命于八月來京　授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車零旺布多羅貝勒色卜騰旺布貝子

拜海等爲扎薩克將所屬厄魯特編爲四佐領　甘肅巡
撫石文焯疏言茶法原以裕課而裕課必先便商臣查商
人赴楚買茶之船票必開載該商等引見茶數以爲沿途
照驗俾無留難再查舊例每引一道運茶百觔以五十觔
交官貯庫易馬五十觔給商變賣償本外有附茶二三十
觔以爲運費今商人運茶至榷關聽官盤驗每引只許過
茶百觔附茶不准入陝應請照會每茶千觔准帶附茶四
十觔又陝西向設洮州河州西寧等五司貯茶每年衆商
闖定司分以杜避難就易之弊其地僻茶多不能盡售者

請准呈改別司發賣按察蘇刑處奈法得以疏通部議如所請　三月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諛應革職治罪得　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諛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

惡痛絕其爲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
者倣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并使
天下讀書人知所儆厲其所爲詩文一併錄齊繕寫進呈
俟覽過給付錢名世
上以李維鈞任總督時將議准改隸河南之濬滑内黄三
縣漕糧擅請仍在直隸元縣之小灘鎮受兑挾私阻撓又
侵欠直隸庫帑數十萬未完命浙江巡撫李衛查抄維鈞
家貲衛旋劾奏維鈞及嬖生李夐莜稍多端私將家財寄
頓現查出三十餘萬請革李夐蔭生研審究追再夐生母

張氏並非維鈞聘娶繼室乃家奴張大之婦維鈞先仍為
妾假稱繼妻且曾與魏之耀認為乾親濫膺　誥命並請
敕部追奪
上諭李衛請查李維鈞家產不徇情面一一查出甚是可
嘉但參奏李維鈞婢妾一節未免過刻不合大體前蔡珽
曾奏稱于北直旅次壁間見一對聯乃譏訕李維鈞家奴
之事朕彼時切責戒其勿言朕以忠厚之道教天下此事
並不必議覆若云請追誥命李維鈞既已獲罪革職自有
定例何必特行參奏條着該部議覆嗣部臣以維鈞現任

天津遵　旨工竣一並議罪　改允禩名爲阿其那　命
丁壽等率兵駐劄唐奴山前之特斯等處防禦策妄阿拉
布坦　四月
上諭朕開試官之內偶有學問不及而所取之人未滿人
意者是以朕去年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主考者
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鄉試屆期將記名
人員分別舉發命往使與試事
上諭宗人府允禟着交與都統宗楚侍衛胡克禮馳驛從
西安一路來京沿途派兵看守伊妻子家口着總督岳鍾

琪圖理珍石文焯等派兵嚴行看守　侍郎楊汝穀疏言直隸去年被水州縣存倉民穀盡數發賑畿輔積貯宜預請運東閘米十萬石至天津截留南漕米十萬石存河間保定適中地分貯部議從之　閩督高其倬疏言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台灣以來生齒日繁山林斥鹵之地悉成村落無田可耕流為盜賊勢所不免臣再四思維惟廣開其謀生之路如開洋一途前經嚴禁但察富者為船主商人貧者為頭舵水手一船幾及百人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糧又得沾餘利歸養家屬若慮盜米出洋

則外洋皆産米地慮透消息則令廣東船許出外國豈福
建獨慮洩漏慮私販船料則中國所少不足資彼之用似
開洋于地方有益請弛其禁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
議行　雲南布政使常德壽疏言滇南距京八千餘里教
職缺出咨部銓補必須半年外文憑到省又須轉行地方
官具文送撫臣考驗倘有荒疎老邁者勢必徼憑另選經
年懸缺仰懇
皇上勅諭吏部將滇省應選教職八員俟文截取二十員
發滇令撫臣預先考定等第註册送部缺出即將考定之

員依次委署者請實授前項將屆補完續請截發如此則缺不久懸得 旨此奏甚是下部議行 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請遷西安八旗兵千駐潼關撫民同知改理事同知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爲率歲減舊額銀萬二千八百有奇 廣東巡撫楊文乾疏言廣東省城盜賊甚多非并編保甲不能清理旗兵與民人連居臣擬會同將軍不論滿漢兵民逐一編查省會之奸匪既清各府州縣亦可漸次舉行盜風庶幾少息

上諭曰此見甚好弭盜之法此爲探本窮源之上策也其

是力行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七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八

湘源蔣良騏千之纂

雍正四年五月改允禟名爲塞思黑　十七日文武大臣

等奏

上諭歷年以來朕之數弟昏昧無知不安本分其奸僞逆亂之行衆大臣從前雖略曉一二何能盡知爾等且不能盡知外間小人又何由知之乎伊等爲人存心行事朕因三四十年共在一處知之甚悉伊等僭妄之心悖逆之行及其黨羽於國家大有關係阿其那等歷年傷

皇考之心不孝不忠結爲党援擾亂國政其罪倍甚於二
阿哥从前阿其那等四人共爲党羽包藏禍心將不守本
分詭隨之人百計千方引誘交結又將生事兇亂恫嚇僧
道匠卜梲徒優人之屬種種貪利小人留心收攬重利賄
買各致死命以爲伊等出力在各處稱揚伊等美名串通
内外奸僞之人希圖大位有不入其党者即妄加以危言
恐嚇之故不爲其所籠絡不爲其所欺蒙者甚少國家被
其擾亂人心受其蠱惑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
黑講等亂臣結党往來内則與

皇考御前侍衛拜唐阿太監等鑽營交結探聽一切喜怒
消息若非我
皇考神明聖智心如金石未有不爲伊等詭秘之計所動
搖者伊等奸僞之計皆爲我
皇考之所洞悉故雖窮困懷羞而兇心益逞反將
皇考年高之人種種激怒無所不至
聖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不忠不孝奸僞結黨種種可誅
之所致也知臣子者莫如君父我
皇考因阿其那不孝不忠惡貫滿盈深用震怒曾謂阿其

那為亂臣賊子乃吳三桂之再世實梁山之逆黨父子之
恩絕矣此等之旨難以盡錄
皇考之旨甚明伊等皆得罪於
宗廟社稷
皇考之人國法所當誅也朕即位以來將伊等罪過暫行
寬宥凡事教訓冀伊等解散党羽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
亂之行將阿其那封為親王倚畀重任總理事務阿其那
仍不改其覬覦悖逆之心奸僞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
意欲敗壞之事事以美譽自居欲將惡名歸之於朕其悖

逆之心無少改悔處朕深覺知之伊但見心稍萌朕卽顯然曉示於衆故伊計窮力竭知其悖逆之心奸僞之行斷不能施因但欲朕加之誅戮意謂倘有玷朕名譽之萬一以洩其忿種種擾亂全無人臣之体竟至在衆大臣之前發誓公然詛咒連及朕躬舉動狂悖一至於此當封阿其那親王之時伊妻家之親爲伊賀喜阿其那郎云何喜之有我頭不知落于何日等語朕不知其何心何故而出此言再阿其那在拘禁之處向看守太監云我向來在家每餐止飯一碗今飯加二碗我斷斷不願全屍以歿必使見

殺而後已等語豈有身爲臣子而如此暴虐悖逆之理耶

再阿其那於

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侍以叨

君父之矜憐不能保其貝勒之爵祿不能不犯鎖拏之罪

伊之乳公乳母之首領不能保妻子不能保家財不能保

則阿其那之才具福分顯然可知矣夫阿其那以此才具

福分兼以不孝不忠挾其奸僞之心恣其所行之事倘至

此大位豈能上安

宗廟社稷報答

祖父之恩澤被生民之衆哉果係誠心爲大清國之人未
必願阿其那之登大寶也至塞思黑乃係擬肥癡肥獨㮴
造作粗率狂謬下賤無恥之人
皇考從前不比之於人數弟兄輩亦將伊戲謔輕賤即何
其那亦知其庸昧無能特引誘愚弄使出努力塞思黑因
阿其那事敗未稱伊等之心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者亦
阿其那將伊慫恿之所至也朕即位以來以伊等斷不可
置之一處將伊遣往西大通居住原欲令其更改惡心逆
行也伊覺朕之寬仁斷不肯傷伊等身命不但不改其悖

逆之心反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無非欲激怒朕心務必誅之而後已至於帶給允䄉書札內有机會已失悔之無及等語敢千里寄此悖逆書信毫無畏懼如此不法是誠何心伊蒙聖祖皇考隆恩豢養臣子三四十年之厚澤豈有因未遂僭妄之私即怨望君父與國為仇如此悖逆肆行有是理乎且伊蠢然無知行事悖謬不量己才不知羞恥以不足比數之人賄買覬徒而小人或有流傳之言以為塞思黑可邀大位致使衆

口紛紛此亦世所罕聞也而伊亦公然自受恣口亂言自古以來亦未有不自度量醜顏無耻悖謬可殺如綦思黑者也至允禵生性糊塗急暴不知天地之高厚亦不知自處爲何如之人

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遣出征在外允禵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豈有不願身名美好之理而允禵於出征處妄費國帑肆行貪黷騷擾地方又鑽營塞思黑令在

皇考前巧爲設法取青海台吉之女逐日醉飲種種淆亂

貪汚之行衆皆知之允禵身為大將而所行之事有國法

在有

皇考洞鑒在有公論在自當勉力粉飾要譽亦欲強忍遂

伊願望之心而乃醜行不法可笑至於如此似此伎倆人

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為豈能為國家萬姓造福

也不過令伊同党數人僥倖而已未必為國家之福也朕

即位後即降旨將允禵喚回而允禵於未到京之前即露

種種狂悖於到京之日向朕輕躁妄行狀類棍徒其罪不

可赦緊朕皆寬宥施恩又於

皇妣寢宮前封伊為王全不思報朕恩並不改伊等朋党之初心逆志益恣向朕種種欺妄暴虐之心倍加近者蔡怪璽投伊院內字帖內開二七變為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為太后數語允禵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去塗抹但交與總兵范時繹令不論如何完結且云並非大事看其如此無法無天悖亂之行即史書亦屬希有至於允禟乃一介下賤原屬無耻之人但知索取民財爭奪買賣交結內侍種種刻薄無耻劣行之處難以屈指舉國共知阿其那將此等人亦行設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為羽翼阿

其那等心懷奸惡擾亂國政煽惑人心邀買美名結交匪類徧處稱揚伊善不過欺人而已其能欺上天
皇考乎阿其那等承歡
皇考者何處効力者何處有裨國家者何處利濟軍民者何處施恩臣工者何處有益兄弟者何處且當
皇考聖明在御之時阿其那爲皇子何得結交外人不曾與政事有何善足稱遂至人目之爲佛者何故耶此皆伊等所結朋黨作亂之徒招搖惑衆小人愚昧入其機彀不審始末虛實之所致甚顯然也伊等如果有善可據朕此

敢言又安能掩没伊無窮之善行乎但衆多愚昧伊等存心行事已久衆人被其欺惑者深朕若不如此明白降旨分晰伊等奸僞之術因惡之性不孝不忠之行衆皆難以知曉令衆人但將伊等果如何奸及如何僞佛之處自心稍爲揣度則若夢之醒衆自曉然也且當

皇考之時朕若欲似伊等之邀名豈不能致譽耶若欲効伊等之所行豈力不能爲之人耶祇因上天昭鑒可畏

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負是以但寧靜守分敬愼孝順於

皇考之前朕自幼時諸兄弟俱恭敬朕朕於兄弟中亦
並無私嫌而朕亦從無希冀大位之念此
皇考所深悉众人所共知也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
皇考者朕深爲之解釋調停以寬解
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舉現今諸王與
皇考親近侍衛俱悉知之朕非邀名而亦非爲伊等乃實
爲
君父年高仰體
聖躬之故是以堅持心志而行之耳莅位以來爲國家利

害所關但欲伊等改其凶悖之性以及於善耳設使朕先
便有希覬此位之念今已登此位矣又於伊等何仇乎朕
從前若有彼兄弟爰舉或致朕於惡地或於朕有虧傷處
如此等私怨或有一事或有一人亦必不能掩衆人之耳
目
皇考在時朕賴
皇考之恩平安尊榮已四十五年此等不肖弟輩與朕豈
但不敢言有仇隙即一言之不合亦未有也朕臨御以來
日夜念

皇考之恩付託之重於政事竭力勤求已經四載爾衆大
臣朝夕在廷覲面奏事豈有不知之理自古帝王未有如
我
聖祖皇考之勤政者即
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但朕甫登大位因素
性於事不好干預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念
皇考付託之重大恐其隕越遺漏故爾精勤求治自晨至
暮無有間斷伊等不得窺朕之瑕隙於元年二年間造言
有謂朕每日早理事日中即酣飲者又有謂朕日中酣醒

日吳方理事者朕當時卽已聞知此言諸臣寧不聞乎朕
从不能飲若彼時卽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虛實歷
久自明故未卽降諭旨經今四載朕从前不飲之處衆已
共知伊等見朕勤理政事又
皇考以大業付託朕躬奸惡之徒遂欲以不美之名加之
於朕以有過加之
皇考欲使天下擾亂不已故又造此等無稽之言傳播聲
揚甚有關係令郭元進作書拋入寨楞額轎中書內因朕
庚屬午遂指馬造出異言相詈不大臣亦忍聞乎又云十

月作亂人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謂朕即位以來遭旱澇飢荒之災等語又各處粘貼書內云災禍下降不信此者即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語觀此實乃阿其那等朋比之奸逆兇惡之小人作亂作惡之書辦皂隸旗棍等貪取貨財訛詐尋常慣於鑽營之徒見朕將部院衙門及各省私弊盡行除革政治肅清此輩宵小之人不能行其封刺訛詐之事始移恨於朕不憚法度不畏死亡特造此等悖亂之語以搖動人心擾亂國家欲使朕心疑畏將此等惡棍朋黨之徒容忍寬假之意如朕之爲人豈怖此不經之謠言

乎朕以聖賢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焉有因此等朋党悖逆之言遂爾畏懼寬解之理乎謂阿其那爲佛者豈以其不孝不忠如鬼如蜮之行乎不然伊又有何等忠孝仁慈之美行耶似此凶暴惡詐奸險之徒誠自古所未聞者況水旱疾疫世所有者此輩如此妄言倘更逢其事衆即以其言爲驗而信之矣所關甚巨朕即位三年以來幸叨

天貺衆所共知者此豈可以假飾之事乎倘非

皇天眷佑稍合此輩造作之言又不知如何造作訕謗矣

如直省去歲偶值水災朕即發粟數百萬石拯救又令修

治隄塘大開水利因軫念元元之故動用數百萬帑金使直省數百萬生民竟若無災不致艱食直隸通省百姓之感戴亦難掩衆人之耳目天下軍民朕愛之俱如赤子自臨御以來所以推恩於軍民者甚備天下之人何故不戴朕恩反生怨恨也且不知怨朕何事也豈即以懲治阿其那等當誅之奸類故乎如果以懲治阿其那等之故天下軍民遂至背怨則此輩實國家之賊更斷不可留於人世矣如朕即位三年有一事可致軍民之怨朕萬歲後不見我

皇考在天之靈朕如有致軍民可怨之處众人即當明言之今者內有郭元進之輩外有蔡懷璽之徒任意造作各様謠言將背字抛置聲與實國家之蟊賊不可以不正法也我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區宇至

皇考百有餘年滿州等世沐殊恩朕承

皇考之命嗣此宏基天惟一日國止一君八旂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似此等不忠不孝之輩擾亂國家

妄行不法亂臣賊子之居心行事八旗之人聆朕曉諭之
旨當必駭然深惡其行事之悖亂當切齒而共恨之者嗣
後爾等各部院衙門八旗之內有如此等妄造語言搖亂
人心者汝等加意訪拏誅殛數人羣小自然戒懼不敢妄
爲矣倘知之聞之故作不知被他處拏獲審出時將隱匿
之人照犯人一例治罪塞楞額陳葵甚屬可嘉如此始可
謂國家大臣大凡微賤小人不知國家之大義怪好隱惡
以示私恩如寨思黑允禩等況關係己身之事値此等妄
言之人尙故作不知縱之以示寬大者非國家之叛臣賊

于而何且置法紀於何地乎從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
塞思黑允禵即行正法斷不可留所奏甚為得理此輩包
藏異心撓亂國政乃獲罪于
宗廟社稷與我
皇考之人理應正法但伊等歷年結成党羽妄造謠言鼓
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種種奸詐惡逆之事中外及八旗
軍民人等尚未得徧知此事乃關係
皇考及朕躬之事今故將此輩奸惡不忠不孝大罪備悉
言之使中外之人昭然盡曉即此輩正法亦屬當然自後亦

不得議朕即姑留之亦不過激名死人耳亦無所關碍也
爾等謹記此旨錄出奏摺後傳與京城內外八旂軍民人
等一体知之　六月王貝勒大臣等公奏阿其那　即允禩
罪狀四十欵塞思黑　即允禟　允禵罪狀十四欵畧云阿其
那等以邪黨爲兇悖而要結之念弥堅以大位爲可干而
構禍之心不已請速正典刑奉
上諭我
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神臨御六十餘年功德隆盛如征
勦三藩平定朔漠軍國大事皆不動聲色而措置帖然凡

屬允禩無不革面革心望風嚮化而獨是諸子中有阿其
那塞思黑允禟者奸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黨援兵希大
位如鬼如蜮變幻千端節蒙
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過之意以致
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忿激之語凡為子臣者不忍聽
聞
聖躬因此數人每憂憤感傷攖不豫朕侍奉左右安慰
聖懷十數年來費盡苦心委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等
所共知者及朕即位以阿其那塞思黑為匪黨倡首之人伊者

感恩改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黨羽自然解散是以格
外優禮晉封王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負虛名故特獎以
誠孝二字鼓舞勸勉之益朕心實實望其改過遷善也乃
伊辦理事務懷私挾仇過犯甚多朕俱一一寬免未罰其
一月之俸未治伊家下一人之罪亦始終冀其改過遷善
也迄今三年有餘而悖逆妄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人心
擾亂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爲事而公庭之上諸王大臣之
前竟至指天誓日詛咒不道不臣之罪人人髮指朕思此
等兇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罪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

拘禁宗人府將伊家下數人正法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後我每飯加餐若全屍以歿我心斷斷不肯似此悖逆之言質意想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爲之罪久在朕心所洞悉且爲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萬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亦不信朕實有寬宥之心所以故爲種種桀傲狂肆之行以激朕之怒但欲朕將伊即置之于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之聲名或有損於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愛

皇考付託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其得所以共
享
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於兄弟手足而反有傷殘之念乎
且朕育在藩邸光明正大諸兄弟才識實不及朕朕皆恭
敬盡禮不但不敢侮慢並無一語之爭競亦無一事與之
猜疑歷年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
位豈復有藏怒暱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以洩何忍乎無奈
朕兄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惡之徒而朕於家庭之中實
有萬難萬苦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誠感

不可以理諭朕輾轉反覆無可如何含淚向天念我
皇考及
列祖在天之靈定垂昭鑒阿其那與允禵允禵塞思黑允
䄉等結爲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爲罪魁塞思黑之
惡亦與相等允禵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
固而不可解總之此數人者希冀非分密設邪謀賄結內
外朋黨煽惑衆心而行險僥倖之輩皆樂爲之用私相推
戴而忘君臣之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朕自即位以
來竭力料理百凡訓誡而又不得不反覆諄詳告諭衆人

者祇因伊等所結之奸黨所行之惡蹟惟朕知之最詳最確故三年以來感之以恩惕之以威百計化導冀其解散悛改而無如阿其那倡率不從不中不肯解散悔過而固結復深矣況此奸黨之風如阿靈阿之子阿爾松阿蘇努之子勒席恒等皆繼其父志而好惡過焉似此毫無忌憚父子相承先後濟惡種類遞傳安有止極實爲國家之大惡必貽後日之深憂者此不待朕之宣諭諸國之人豈不知乎伊等既不肯解散改過若朕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明白料理分晰此諭昭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

子孫欲明晰此逆黨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
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之人枉致冤抑況朕之所深知者
在廷諸臣未必能盡知之因三年於茲朕遇便即備悉訓
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險今在廷諸臣雖知之矣而
天下之人未必能盡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
不得不反覆周詳剖悉曉諭也諸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
塞思黑允禵各款合詞糾參請正典刑以彰國法糾參之
條事事皆係實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尚有多端難以
悉舉今諸王大臣以爲奸黨不剪奸宄不除恐爲

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爲得理但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
全而不可得實有痛於衷而不忍於情者矣然使姑息養
奸優柔貽害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
及於國家
宗社之長計朕又爲
列祖
皇考之大罪人矣允禩允䄉允禵雖屬狂悖乖張尙非首
惡皆已拘禁尙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

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即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旨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宣示中外使咸知朕萬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之爲宗社久安長治之計實不得已之處也特諭

案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康親王等同奏爲同惡結黨逆法悖倫請申明刑以協公論事請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速正典刑故有此諭

四川提督潘之善奏臣准督臣岳鍾琪調漢土官兵駐覓山備勦撫金格等蠻臣會商撫臣法敏給兵丁秋季餉銀

自製行裝又借支冬季錢糧贍家惟土兵未食名糧臣商之撫臣所給口糧外再加賞賚以鼓其氣臣隨于川省鎮協各營存公銀內動用已將紬緞布疋烟茶等物賞給頭目其土兵到建昌及凱旋賞賚臣同撫臣料理隨差解往賞給厯土兵各戴隆恩踴躍從事至金格等査本係小醜大兵一到自應傾心歸化但臣訪建昌處萬山中賊蠻種類不一若不預備兵馬恐一時調遣不及隨檄兵各處再派漢兵一千土兵一千以備調遣　行凡事寧可備而不用所慮甚當向來但知尒勇未料尒行此才情也　八月

並督李紱奏報塞思黑病故

上諭朕差胡什禮前往帶領塞思黑回京伊私與楚宗商議擅將塞思黑鎖拏及胡什禮到京回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我便行事之語朕聞之駭異斷斷以為不可特命胡什禮馳往諭之李紱奏稱並無此語胡什禮楚宗前私將塞思黑鎖拏後又故意將鎖寬鬆任其脫卸朕彼時欲治其罪又恐衆人因此謂朕欲寬貸塞思黑或欲加嚴於塞思黑致妄存意見是以暫行停止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禮楚宗等擅行鎖拏及私行寬釋明係有意

欺罔著將二人鎖拏帶往保定嚴審具奏諭王大臣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諸王大臣等屢請正法朕不忍即定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朕心惻然今欲將阿其那寬宥以為何如著衆公陳奏並詢各督撫提鎮等各抒已見具奏

九月重九節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學士以下九十四人賜宴賦柏梁體詩　順承郡王錫保奏阿其那於本月初十病故

上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伊

曾存舉朕令在內走行走授為內閣學士及禮部侍郎今
歲鄉試江西大省朕用伊為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
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
必有平日紀載遣人查其邸所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
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
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為
可恥以裁汰冗員為當厄以欽賜進士為濫舉以戴名世
獲罪為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為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
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為冤抑以清書庶常復

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以殿試不完卷之進士革職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餘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必謂查嗣廷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今種種實跡現在尚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查嗣廷着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十月以河南學政沈廷寺御史王國棟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以查嗣廷玷辱科名停

浙江人鄉會試

諭岳鍾琪見今經理勦撫普雄番苗事務地連三省必須岳鍾琪前往四川就近調遣方能悉合机宜著岳鍾琪覲赴川省駐劄成都　十二月川撫法敏言建昌所屬苗猓種類不一惟山賊蠻金格閣詳阿祖等狂悖不法從前並未懲其兇首因調漢土官兵進勦而金格等潛匿山箐茲又添兵深入梁山搜捕請斷照松潘戍守兵丁之例支給口粮從之　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劾奏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

上諭田文鏡秉公特正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保其必無謝
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參田文鏡不知是何心腸若不嚴
行訊問則鬼蜮伎倆得行著革職嚴訊務將是情審出具
奏尋刑部審奏謝濟世參劾田文鏡各欵自認風聞無據
顯係聽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謝濟世擬斬立決
上召大學士等官諭曰謝濟世參劾田文鏡今日爾等
大小臣工僉云並無貪婪之事所參各欵皆虛可見公道
在人朕在藩邸素不識田文鏡因雍正元年祭告華山回
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陳朕以其直言無

實若非忠心愛國之人何能如此遂令往山西任賑濟之事辦理甚妥即以爲布政使將山西積年虧空及積弊清理吏治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故調河南布政使旋用爲巡撫整飭河工三年以來河工堅固河汛安瀾年豐歲稔紳衿畏法寔爲巡撫中第一李紱自廣西來即奏田文鏡蔡劾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甚爲冤抑張球居官甚劣田文鏡並不糾參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爲田文鏡監斃滅口矣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其張球一案田文鏡早經詳請罪至汪誠邵言綸

皆庸劣不堪之人殊屬並無冤抑乃謝濟世所言黃振國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昭合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惟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將田文鏡糾參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令審問謝濟世俯首無辭則其受人指使顯然謝濟世既自命為報効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黃振國等要結黨援鑽營李紱密奏今又指使謝濟世陳奏閃爍以行賄被劾乃囑托佟鎮寄信陞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在黃振國已罹重罪而汪誠等處

分不過罷官何至耍結黨援必欲更翻前案實爲法所難
容是以將貢振國汪誠楚之重典邵言綸閔𪸩發邊衛充
軍所以姑寛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
入朕亦不忍誅也　雲貴督鄂爾泰奏黔省狆猫兒悍長
寨一帶尤甚臣調兵進勦川販窩藁現今擒獲陣斬九級
破寨三十六投誠二十一寨招撫猫民三千餘口查出荒
熟田地三萬餘畆得旨嘉獎議叙　河督齊蘇勒疏報黄
河清於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
桃源縣共六百里羣臣請御殿受賀不允賜內外官各加

一級

雍正五年正月奉天將軍噶爾弼疏言奉天金銀銅鉛等礦雜入禁開採而窃掘尚多恐其中潛藏匪類致生事端除盃犀湖等處所産鐵爲居民犁鉏必需無須禁止外請將遼陽屬之黃波羅峪開原屬之打金廠等處均照錦州大悲嶺例永禁開採允之 岳鍾琪奏遣總兵趙儒等率兵至背雅山 即梁山 番人將首逆金格阿祖擒獻乞降並誘開謀擒解 旨嘉獎 諭刑部將年羹堯子赦囘交年遐齡管束 二月

上以直督宜兆熊劉師恕恭奏原任總督李紱弥縫虧空一摺出示大學士等曰凡汝科甲出身之人朕因其輕捐納人員目不識丁者不同所以欲加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倫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科甲之人矣　諭內閣九卿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等語著將黃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為黃振國挾制而欲置之死地以滅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寔供出並不因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

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邀寬免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
諭說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
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
國之罪不至於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參劾之案其罪
本不至於死及被參之後蔡珽爲之黨護李紱爲之陳奏
謝濟世又爲之翻案勾結黨援造作蜚語擾亂國政誣陷
大臣爲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
刑而有餘何得謂之罪不至於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
赦之死罪者是由三人成之也著並諭黃振國知之 內

閣等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廷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
兩除查嗣廷大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漋布政使丁
士一副考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得旨牌坊銀兩尚非
贓銀可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漋人尚老成著
降四級以京員調用丁士一由部曹特簡濟陞布政深負
朕恩著革職發往髙其倬處或者有應修城工或別地方
工程派伊出貲効力俞鴻圖革職在編修內行走至追出
牌坊銀兩不必入官俟江西舉人來京按名散給　部覆
御史陳學海條奏直省火耗輕重懸殊請勅酌定成規以

便畫一遵行得 旨火耗原非應有迫於時勢不能禁革耳若一經題定數目遂成定額清廉官不能裁減而貪劣之員又將取於數外必致累民該部即照所請均屬不合不准行 刑部等遵 旨議太常寺卿鄒汝魯進獻河清頌疏內故用悖逆之語顯肆訕訕請革職擬絞立決得 旨从寬免死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隄岸工程處効力 三月開閩省洋禁 定鴻臚寺衙門仍屬禮部統轄 賚會試下第舉人路費 閏三月禮部議河南巡撫田文鏡請捐納貢監生歸學臣約束得 旨嗣後事屬督撫者准

移咨學臣轉屬學臣者 仍移咨督撫 五月內閣等議奏查嗣廷應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今已在監病故應戮屍梟示嗣廷兄查慎行查嗣瑮子查澐姪查克念查基斬決嗣廷次子長椿大梁克瓚姪查開學俱年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爲奴得 旨查澐改監候查慎行父子釋放回籍查嗣瑮查基免死流三千里 四川提督黃廷桂疏陳營伍地方五事一軍械宜速製一馬廠宜別建一士卒驕者宜禁一蠻番防範宜密一汛守地宜均 旨與總督岳鍾琪會商行

東華錄卷之二十八終